

美国特派“国共中间调解人”

马歇尔在华军调失败

“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从成立至关闭，共经历了一年零29天。它试图以美国做中间调解人，在国共两方面调处冲突，以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消除内战。但是内战的战火很快就宣告了这个历史性机构的结束。本文记述了这段特殊的历史，而马歇尔正是这个机构中一个特别重要的人物。

五星上将赴华斡旋

1945年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前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奉杜鲁门总统之命乘专机抵达上海，来华调处国共两党冲突。

第二天，蒋介石就在南京黄浦路中央军校官邸晤马歇尔。见过蒋介石后，马歇尔22日就飞往尚是陪都的重庆。当他的专机降落在九龙坡机场时，舱门打开，没有想到出现在舷梯旁的竟是周恩来、叶剑英等共产党领导；隔了片刻，宋子文等国民党高官才赶到。马歇尔对周恩来的出现是没有思想准备的。还在飞越太平洋的时候，他就与助手们商量：到中国后怎么才能争取到共产党接受他的调解人地位？要是中共不认可，他作为总统特使就无法开展工作。周恩来到机场迎接表明了中共对他的地位的接受及对其赴华使命的重视。他问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罗伯逊：“是你让大使馆通知中共来接我的吗？”罗伯逊摇摇头。原来，11月27日华盛顿宣布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及马歇尔将军作为总统特使赴中国之后，杜鲁门总统发布对华政策声明，决定不参加中国内战，愿意中国和平统一，中共立即决定恢复中断了的和平谈判。

马歇尔抵达上海时，中共外事组的王炳南即从驻重庆美军总部得到马歇尔将军将于22日飞抵重庆的准确消息，于是周恩来根据中央指示前往机场迎接。

毛泽东自重庆谈判回到延安后，就病得厉害，听说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处国共关系，毛泽东拖着病体出院了。他需要亲自掌握中共在和谈中的具体方针与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12月27日，中断一个多月的国共谈判恢复了。

1月2日，马歇尔综合国共双方的观点，向蒋介石与毛泽东提出一份停止冲突与恢复交通备忘录，其中包括：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执行已经取得协议的政策，监视停战，公正地调查。执行部由国、共和美方三人委员会组成。这可算是马歇尔最早提出的关于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方案了。

眼看就要创造奇迹

1946年1月10日，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1月14日，北京军事调处执行部在北京饭店宣布成立。中共委派叶剑英，国民党方面委派中将“情报专家”郑介民，美方则让罗伯逊作为执行委员。

1月22日，马歇尔给蒋介石送去一份《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宪章》草案，这是由他亲自主持起草的。其主要内容为：



周恩来(右一)与马歇尔(中)、张治中组成的三人军事小组。

规定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成立联合政府；国府委员由14人组成，双方票数相同，总统有决定性的投票权；在立宪政府成立之前，非经国务委员会同意，政府不得发布影响各县、各行政区纯地方性事务的法令……蒋介石看了忿忿然说：“马歇尔制订的这个提案，连共产党不敢提出的他都提了。”这天，马歇尔与蒋介石一见面，就开门见山直问政协会议的进展。事后，他向杜鲁门总统报告了22日“劝导”蒋介石的谈话内容：“我已经告诉委员长，按照我的意见，有两个因素使他绝对有必要与共产党人尽早就建立一个统一的政府和军队达成一项协议……”在马歇尔的斡旋下，国共双方都作出了让步，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马歇尔成了重庆的红人。政协会议之后马歇尔觉得较好的气氛形成了，可以着手解决军队整编的问题。马歇尔的整编军队构想是，大幅度削减包括国民党军队在内的中国军队数量；整个中国军队要按照西方国家建军原则整编，军队是国家军队，不是党派军队，不干涉国内政治事务等。在上述思想主导下，马歇尔向蒋介石提出一个整编中国军队的秘密草案：中国陆军作战部队应有60个师，其中20个师由共产党领导；海军、空军应接受来自共产党部队之官兵，其比例至少占总实力之百分之三十。蒋介石看了这个草案，大为恼火，他不同意中共部队加入海军、空军。只好先默认对陆军的比例。

停战令下达，政协会议召开，整军协议也签订了。马歇尔很高兴，约张治中、周恩来外出巡视，检查停战令执行情况。从2月底到3月初，马歇尔一行人足迹遍及西南、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及华中各个战区。马歇尔返回到重庆后，相信自己要创造奇迹了。他十分兴奋地给杜鲁门写信，要求急速回国筹措贷款，以“奖励国共两党之和解”。

最终无功而返

马歇尔春风满面地回到

华盛顿，杜鲁门对他赞不绝口。马歇尔为解决给中国的贷款问题，到处奔走游说，5亿美元的贷款终于被杜鲁门总统批准了。不料4月1日，蒋介石在重庆国民参政会上作了准备已久的政治报告，宣布推翻政协会议五项决议，撕毁刚刚签字的东北停战协议。与这个报告相配合，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大举进攻。马歇尔从报上看到东北国共两军爆发激战与蒋介石4月1日的政治报告，极其震惊。他正着手进行的援华计划被战火烧掉了！

4月中旬，马歇尔携夫人凯瑟琳匆匆飞返中国。他先到北平，急着了解苏联军队撤退和东北国共两军交战的局势，尔后会见了军调部国共双方代表。4月18日，马歇尔从北平飞往重庆。刚下飞机他就得到消息，中共部队刚刚占领了长春城。蒋介石急于会见马歇尔，他欲擒故纵地说：“东北的国军有被歼灭的危险，我想撤出一部分部队，甚至考虑完全撤出东北。”马歇尔大为惊愕，他对苏联在东北的意图怀有戒心，怕国民党在东北撤军，会让苏联完全控制东北，就忙给蒋介石打气。当晚马歇尔起草了一份建议草案，对美国第七舰队正在帮助国民党运送两个军去东北的行动，给予了充分肯定。

次日傍晚，马歇尔与蒋介石再次见面。蒋介石向马歇尔要求，除了前两个军之外，美国再帮助增运两个军去东北。马歇尔知道帮蒋介石运兵过多，会导致内战加剧，当即拒绝了这一要求。接着马歇尔安排与周恩来见面。经过几番商谈，周恩来答应接受国民党提出的在谈判之前让出长春的要求。但必须采取四条措施：一、将双方紧密接触的部队分割开来；二、禁止双方调动军队；三、解决交通问题；四、派遣军调部执行小组到双方紧密接触地点和主要铁路沿线。当时东北绝大部分地区都在中共控制之下，让出一个长春市不会影响中共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在马歇尔调处下，双方终于约定，蒋介石、毛泽东都给各自部队下达命令：6月7日正午休战。与此同时，



马歇尔

重新开始谈判。

国民党顽固派、CC派对马歇尔来华促进和平统一的做法很恼怒。从5月底6月初，他们通过报纸攻击马歇尔戴了红帽子，某报的一幅漫画画的是马歇尔打着绑脚穿着八路军军装。有的还编造说凯瑟琳为此和他吵，一怒之下离开南京跑到上海等。美国报刊纷纷转载，称“马歇尔夫妇在华吵翻，夫人因气罹病住院”。马歇尔的好友艾森豪威尔将军写信表示问候，马歇尔才知此事。杜鲁门总统也让他手打听他们为什么吵。杜鲁门知道事情真相后，觉得马歇尔在中国待的时间太长了。他不想让将军的声誉受到损害，打算对其另作重用。于是，杜鲁门让艾森豪威尔飞赴南京，询问马歇尔是否有兴趣成为下一任国务卿。要是接受，可否于7月间回国。

但马歇尔太要强了，他表示愿意担任国务卿，但要在中国再逗留几个月，“以便看到总统交付的使命获得成功”。马歇尔在南京经常规劝乃至斥责蒋介石，蒋就借避暑为名上了庐山。为完成肩负的调处使命，这位67岁的老人在短短几个月里曾九上庐山找蒋。但他一次次尝到蒋介石出尔反尔的苦头，终于得出结论：“蒋的确在拖延谈判的掩护下遵循明确的武力政策。”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10月4日正式决定退出谈判，“对马不再挽留”。马歇尔先见董必武、王炳南，得知中共不会让步后，接着又进行了不久前回到南京的蒋介石。他指责蒋介石说话不算数，蒋介石却对他大谈共产党问题，谈话不欢而散。马歇尔极度无奈，10月5日他致电杜鲁门总统，要求将他“立刻召回”。12月1日，马歇尔与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长谈，企图劝蒋派代表去延安启动新的谈判程序。此时蒋介石对延安的进攻已经部署完成，婉拒了马歇尔的要求。1947年1月8日，马歇尔返回美国就任国务卿。2月21日，叶剑英率最后一批中共代表团人员乘美国提供的运输机飞回延安。北平“军调部”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据《文汇报》）

南京黄浦路上是谁偷了马歇尔的吉普车

1947年1月10日晚上，首都警察厅上至厅长下至警员终于松了口气，这口气已经憋了半个月了，真不好受。1946年12月25日，美国特使马歇尔的总翻译官宋约翰开着车带着马歇尔等人去南京黄浦路励志社听音乐过圣诞节，谁料出来后车就不见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偷盗事件，而是“事关国体”。首都警察厅立即投入刑侦中，终于在来年的1月10日，找回丢失的车子。那么，这其中的细节如何？马歇尔对此事有何态度呢？

圣诞节夜，美国总统特使座驾遭窃

根据1945年12月21日《中央日报》报道，12月20日，65岁的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出现在上海江湾机场，他来中国的目的是“调解国共军事冲突”。第二天，马歇尔就出现在南京与蒋介石会晤。12月22日，马歇尔来到重庆。为了迎接马歇尔，12月25日，尚未还都的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了官方的庆祝圣诞节活动。1946年的12月25日，这个活动再次举行。马歇尔一行坐着牌照为USA20593633号的专用吉普车，从南京宁海路公寓出发到达了黄浦路上的励志社。

这辆挂着美国车牌的车子当时停在了励志社的门口。晚9点时，车突然不见了。

美国总统特使的座驾竟然在励志社岗哨的眼皮子底下失踪，这可不是小事，首都警察厅很快派出刑事警官兼北区警察局刑事科副科长陈可友负责此案。

寻迹追踪，刑侦警察无奈止步部队门口

陈可友办案经验十分丰富，此次他深知责任重大，因此不放过任何可疑之处。待围观的人群散去，陈可友拿着手电筒在吉普车的停放处仔细地观察起来。突然，他发现地面隐约现出几处泥灰，与周围的不同。趴下来细细一看，原来浸染了油渍，被围观者脚踩之后，吸附了灰尘，颜色略深。警员们立即打开所有手电筒，沿着星星点点的油渍追踪，一直到太平路34号附近，油渍突然消失了。警员们立即散开，四处寻找，竟然在陆军总司令部门口发现了同样的数点油渍，看来丢失的车在此停留过。陈可友立即询问司令部门口的值岗卫士，被告知，就在半小时前，有一辆草绿色的吉普车曾停在这里，司机下车后同司令部汽车队的吴鹤鸣见了面，交谈了一会儿后就驾车离开此地。

难道偷车贼和部队的军人有关？看来事情比较复杂。陈可友一时拿不定主意，决定向上级报告后再说。

胆大包天，窃贼竟托付军队友人卖赃车

陈可友向警厅韩文煊厅长及副总队长曾狄汇报了调查情况。韩文煊思索了一会

儿，写下了“事关国体，特令克期破案”的手令，并亲自打电话协调。最终被同意可以调查。陈可友派出数名警员，白天黑夜地蹲守在陆军总司令部门口。

大概吴鹤鸣也心虚，竟然连新年都窝在部队里。1947年的1月7日中午，吴鹤鸣终于出“洞”了。下午3时，陈可友带着警员在西方庵23号堵住了吴鹤鸣。没费周折，吴鹤鸣就全盘交代：偷车人是车队驾驶员骆芳荣的朋友，叫刘智远。案发当日，刘智远曾到部队找骆芳荣。当时骆芳荣不在，自己就出面接待了他。刘智远等骆芳荣回来后，说了他的目的，就是托骆帮忙卖掉一辆吉普车。据刘智远解释，这辆吉普车是一个翻译官托付代卖的，而这名翻译官则接受了一位离华美军朋友的馈赠。骆芳荣和吴鹤鸣商量了一下，觉得应该有赚头，但他们都是小兵，人脉还不够广，于是，二人就找到了车队的班长张明德，说了此事。张明德立即物色到了一个急于购车的某处长，双方讨价还价，以三百万元法币的价格谈妥。但该处长为人谨慎，要求看汽车的保单。刘智远假装带他前去，到了太平路一带，找了一个借口，就一去不复返了。自此，吴鹤鸣在遇到刘智远一次后与他再无联系。当时，刘智远说他住在华中旅团，每晚都会到夫子庙附近的凤凰餐厅欣赏音乐。

陈可友等人听完吴的交代后，将其扣留。第二天一早，陈可友捕获了外出的张明德，9日早晨，又抓获了骆芳荣。两人的供词和吴鹤鸣一致，剩下的关键一步，就是抓捕刘智远，追回马歇尔的座驾了。

物是人非，座驾寻回特使却已回国

1947年1月10日晚，穿着便装的警察带着吴鹤鸣出现在凤凰餐厅。晚8时，刘智远果然出现在餐厅门口。他朝餐厅里四处张望了一下，突然愣了一下：吴鹤鸣竟然在这里。刘智远立即意识到出了问题。他掉头就走，迅速上了一辆奶黄色的吉普车，向中华门方向逃逸。陈可友等人立即驾驶一辆吉普车追赶，但两车距离越来越远，陈可友无法追上，就掏出手枪，朝前面的汽车开了一枪。刘智远心里一慌，车右轮陷入了路旁的烂泥里。陈可友的车追到还有50米的时候，他的车才脱离此处。陈可友见状，又开了一枪，子弹穿过右车窗防风玻璃左下角，刘智远顺势滚下车，爬山逃脱。陈可友等人立即来到刘智远开的吉普车前，细细一看，这车明显被动过手脚。原来是草绿色，被漆成奶黄色，布篷也被除去。

陈可友松了口气，将这辆美国特使座驾开回警局。第二天，马歇尔的总翻译官宋约翰将车取回。只是，此时已物是人非。马歇尔丢失座驾时，其身份是美国总统特使，而座驾追回时，他已卸任并受美国总统杜鲁门特召回国。

（据《现代快报》）